

英语词汇教学的范畴化研究*

西南大学 匡芳涛

摘要: 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有效地开展词汇教学从而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和驾驭词汇的能力,这是语言教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众多的英语词汇中,哪些词汇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们发现最基本最重要的词汇都是高频词,而对于高频词学习的一个难点来自于高频词的多义性。对于词汇教学中多义词的教学,教师该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以有利于学生词汇知识的存储和提取?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从范畴化理论中去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是词汇教学的重点,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中多义词(或一词多义)的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 英语词汇教学;基本层次范畴;范畴化的典型理论;范畴化

作者简介: 匡芳涛,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电子邮箱:ftkuang@swu.edu.cn

1 引言

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中的重要环节(Allen, 1983; Harley, 1995; Schmitt & McCarthy, 1997)。学生词汇量的大小与驾驭词汇的能力是影响语言学习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词汇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和交际能力的发展都离不开词汇。面对浩如烟海的英语词汇,教师该如何选择?哪些词汇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人们发现,语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词汇都是高频词,而学习高频词的一个难点来自于高频词的多义性。对于词汇教学中的多义词教学,教师该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以有利于学生词汇知识的存储和提取?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将引入范畴化理论,指出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是词汇教学的重点;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中多义词(或一词多义)的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一词多义是由一个典型意义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或辐射出来的一些非典型意义而形成的一个词义的辐射范畴。

2 范畴、范畴化及范畴化的层次

范畴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范畴进行有益探索的哲学家。他用法语中的主词和宾词的关系来说明和解释不同范畴的区别和联系。他对范畴进行分类时,列举了十个范畴实体。它们分别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keisthai,意为姿态,状况)、动作、承受(苗力田,1990:5)。在现实世界里,事物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如动物、植物、家具、图书等等。

范畴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范畴化更基本了。每当我们把某件东西看作是一类事物时,我们就在进行范畴的划分。这种将事物进行分类的心理过程就是范畴化(categorization),而范畴化的产物就是认知范畴(cognitive categories)或者叫作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范畴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是人脑利用符号系统将混杂的世界转化为有序信息的过程,也是构建范畴的基础。因此,范畴就是范畴化的产物和结果,范畴化又是概念和词义形成,以及语言运用的出发点。

范畴化就是在差异中找出相似(Taylor, 2003)。范畴是根据范畴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由此而产生了范畴化的典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典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E. 罗施(E. Rosch)。她(1978)认为,词的意义是不能完全用一组语义特征来说明的,词或概念是以典型(即最佳实例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中的。人们在理解一个词或概念时,主要就是从典型开始的。同属于一个范畴或一个概念的各个成员,其典型性有所不同:有的是典型,处于一个类的中心,我们用它来鉴别其他成员;其他成员则视其与典型的相似程度而处于从典型到最不典型的某个位置上。用模糊学的观点来说,成员与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的关系,而是一个渐进的隶属过程。范畴化的过程就是在千差万别的事物或复杂的语言系统中寻找相似性的过程,并根据相似性程度的大小进行分类,进而形成不同的范畴。范畴化的目的就是让同一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最大化,让不同范畴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最小化。

范畴化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运作(Rosch, 1978: 30)。范畴化的横向维度就是把抽象程度相同的事物组织起来,它考察的是范畴的内部结构。范畴化的纵向维度关注范畴的内包(inclusiveness)水平,或者说范畴结构能够抽象出来的层次,以建立基本的范畴分界线(刘正光,2006:17)。范畴化的层次可以向上下两端延伸,上位范畴的名词更加抽象,更具概括性,而下位范畴的名词更具体,是具体实体的集合。范畴可以出现在内包的不同层次上。例如:

范畴 范畴的层次	范畴1	范畴2	范畴3
上位范畴	furniture	vehicles	tableware
基本层次范畴	chairs	cars	spoons
下位范畴	armchairs	sports cars	soup spoons

上面的几个范畴中,可以分出不同层次,黑体词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地位,被称之为基本层次。范畴化中这一层次比其他层次在认知和语言上更突显,这就是范畴化的基本层次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人们通常在这一层次对事物进行概念化和命名(Ungerer & Schmid, 2001: 50)。基本层次范畴能让我们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而获得大量的信息。在基本层次范畴之上,有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ies);在基本层次之下,有较具体、较少概括性的下位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ies)。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研究,通常可以追溯到罗杰·布朗(Brown, 1958; 1965)。他说,范畴中存在着一个“第一层次”,在该层次上儿童学习事物的范畴,给事物命名。这一层次既不是最一般的层次,也不是最特殊的层次,它不仅是较短和使用较频繁的名称,而且具有区别作用。他把范畴化的这一层次看作是“自然的”,而把比这一层次高的范畴化和比这一层次较低的范畴化看成是“想象力的结果”。这种“想象力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前者更具有内包性,例如像“animal”、“furniture”、“cutlery”、“clothes”这样的上位范畴,在类型上是不同的,但它们比基本层次范畴具有更少的共同特征。后者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再分类,例如像“spaniel”,“collie”,“dachshund”,“alsatian”这样的下位范畴。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的属性都依赖于基本层次范畴,所以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都被称为寄生范畴。上位范畴没有相同的完形,不能被完形感知。我们常常借助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来说明上位范畴的属性(Ungerer & Schmid, 2001: 75)。下位范畴具有相同完形,其成员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样需要借助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来说明下位范畴的属性,也属于寄生范畴。下位范畴的词汇常常是由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加上一个修饰语而构成的合成词,如“dining-car”,“wheelchair”,“stepmother”,“tomato juice”等。

基本层次范畴能够让我们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大量的信息(Ungerer & Schmid, 2001: 68)。基本层次范畴在认知上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Lakoff, 1987: 47):

第一,在感知方面,基本层次范畴在感知上具有相似的整体外形,能够形成一个清晰的视觉意象,人们能够很快辨认其类属。例如,让你描述“餐具”或“交通工具”,而不指明具体的类型,这肯定很难,但是,如果叫你描述“餐叉”(fork)或者是“卡车”(lorry)就容易多了。

第二,在功能方面,基本层次范畴能引起人们在行为上大致相同的反应。例如,与“椅子”相关的运动反应是“坐在上面”,但人们对于“家具”这一上位范畴却并不能产生相同的运动反应。再如,狗会汪汪地叫,那么与“狗”相关的运动反应是“汪汪地叫”,而它的上位范畴“动物”就不能产生这样的运动反应。

第三,在言语交际方面,基本层次范畴常常是用较短、简单、常用、中性的词表达。基本层次范畴上的名字在形态上倾向于简单,并且是“原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隐喻延伸从其他范畴派生而来的。例如,英语的“spoon”是一个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其他所有更具体的范畴有更复杂的名字,如“teaspoon”,“tablespoon”,“soup spoon”,“coffee spoon”等等;“chair”是一个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其他所有更具体的范畴有更复杂的名字,如“deckchair”,“armchair”,“wheelchair”,“dentist’s chair”,“rocking chair”等等。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是儿童最早习得的。儿童往往在习得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基础上,再习得更具概括性的或更具体的词汇(Cook, 2001: 65)。显然这与人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人脑自动地从这个具体的层次入手,而不是从更抽象或更具体的层次入手。

第四,在知识组织方面,范畴成员的大多数属性被储存在这一层次上。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基本层次上组织起来的。例如,叫你描述如何与动物交流,如果你不知道所说的动物是猫还是狗,这就相当困难。同样,叫你描述家具,如果不知道具体是哪些家具,你也很难描述清楚。但是,如果这些涉及的是基本层次上的猫、狗、马、牛、老鼠,或者是椅子,那么该任务就容易多了。

3 范畴化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

范畴化的基本层次理论和范畴化的典型理论为英语词汇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谈谈范畴化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3.1 范畴化的基本层次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

正是由于基本层次范畴在感知、功能、言语交际、知识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决定了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其重要性和特殊

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词形简单,使用频率高。

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多数由词形简单、音节较少的英语本族词语构成,因而,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最早、最容易被人们所习得。根据人的一般认知规律,人们先认识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然后才认识非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这一点对词汇教学非常重要。在词汇教学中,先从简单的、使用频率高的、便于记忆的、文体中性的基本层次词汇入手,逐渐帮助学生获得词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比如,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bed”、“table”、“chair”等词形简单,容易习得。上位范畴是寄生于基本层次范畴之上的,其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没有统一的完形,比如“furniture”,它没有统一的完形,人们只能依靠“bed”、“table”、“chair”等的完形来感知它。下位范畴具有相同完形,其成员具有高度一致性,是对基本层次范畴的进一步切分,也属于寄生范畴。下位范畴的词汇常常由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加上一个修饰语而构成,如“kitchen chair”、“apple juice”、“washing machine”等。Cook (2000: 52)指出,最早习得的最重要的词汇就是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人脑会自动地从这个具体的层次入手,然后才是更抽象和更具体的层次。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首先习得与它的使用频率高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首先习得的基本层次范畴词汇都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几十年来,将使用频率高的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纳入外语教科书是人们一贯遵循的指导原则。词汇选择的标准包括可及性(availability),即首先进入到大脑中的词汇,和学习的容易程度(the ease of learning)。毫无疑问,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优先性表明,非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特别是上位范畴的词汇,应该延后习得(Ungerer, 2001: 202)。

第二,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是日常交际的基本词汇。

在日常交际中,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使用频率最高。比如,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各种不同种类的狗称为“狗”,而不是“哈巴狗”或“犬科动物”。同样,我们会把我们坐在上面的那个东西称为“椅子”,而不是“家具”或“人工制品”。又比如,当我们还没有习得“家具”一词时,我们可以用“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来代替“房间里有一些家具”这样的语句。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经常被用来指称某一实体,是日常交际的基本词汇。有研究表明,儿童掌握的词汇80%以上都属于基本层次范畴词汇。从语言进化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先对基本层次范畴的事物进行概念化和命名,然后再在基本层次范畴的基础上向上、向下扩展,因为人们对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识别能力最强,而对基本层次范畴概念的上位或下位概念的认知却往往比较困难。

第三,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

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有较大的任意性,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由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加上修饰语而构成的复合词,如“tomato juice”, “wheelchair”, “airbus”等之外,在英语中,我们还会看到由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词。如由“man”一词派生而来的词有:“manly”、“manlike”、“manhood”、“mankind”、“mannish”、“unmanly”,以及由“man”一词组成的复合词,如“superman”、“horseman”、“postman”、“fisherman”、“boatman”、“chairman”、“salesman”、“craftsman”、“swordsmen”、“kinsman”、“fireman”、“boatman”、“cameraman”、“pressman”、“weatherman”、“man-hour”、“man-made”、“Englishman”、“Frenchman”、“Dutchman”等等。加强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讲解,一方面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帮助学生建立起基于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语义网络,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词汇能力。

第四,基本层次范畴词汇是隐喻和转喻的基础。

基本层次范畴词汇一般都有具体的形象,可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是隐喻和转喻的基础。因此,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比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的词汇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意义。以动物名称为例,基本层次范畴词汇,如“lion”、“dog”、“wolf”、“fox”、“pig”、“bird”等就比它们的上位范畴词汇“animal”具有更多的隐喻意义。我们常用“He is a lion”而不是“He is an animal”来表达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另外,其他一些与“lion”有关的表达如“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入狮穴撩狮须)、“a literary lion”(文学泰斗)、“the lion’s share (of sth.)”(最大最好的一份)都是隐喻使用的结果。相反,“animal”的隐喻意义却极其有限。通过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隐喻和转喻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词汇和语言的表现力,同时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例如:“information highway”、“computer virus”、“the head of department”、“arm of a tree”、“the foot of the mountain”等等,我们也可以说“*There are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We need more hands*”等。这里的基本层次范畴词汇“highway”、“virus”、“head”、“arm”、“foot”都是隐喻使用的结果;而face、hand是转喻使用的结果。

英语的词汇非常丰富,有一百万之多。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讲,是不是所有的词汇都重要,都必须掌握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英语词汇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教学上。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学习对阅读、写作、听力等有很大的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学会英语常用的1000个词汇,就能理解一篇规范文字80.5%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2000个词汇,就能理解作品89%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3000个词汇,就能理解作品93%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4000个词汇,就能理解作

品95%左右的内容,学会常用的5000个词汇,就能理解作品97%左右的内容(汪榕培、卢晓娟,1997:2、3)。同样,内申(Nation,2001)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掌握30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即高频词,这样学习者就能理解一般文体95%的内容。这些词汇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词汇,学习其他的词汇是毫无意义的(Nation & Waring,1997)。所以,不注重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教学,盲目追求难词、偏词,不利于英语的口头表达,也会给阅读、写作、听力等带来不利影响。倪岚(2000)对英语专业二年级写作词汇的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英语专业二年级学习者写作中对《高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一级词汇(1000个基本词汇)的使用率高达81.248%,而对其他级别的词汇(2—6级)的使用率还不足20%。由此可见,基本词汇对写作的重要性。只有首先重视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学习,注意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不同词义和搭配,再在此基础上扩大词汇量,才会收到满意的效果。

3.2 范畴化的典型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多义词教学

人们发现,语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词汇都属于高频词,而高频词学习的一个难点来自于高频词的多义性。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对英语词汇教学中多义词的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多义词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语言现象。然而,传统的语义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多义词的本质。根据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多义词是由一个典型意义(prototype meaning)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或辐射出来的非典型意义而形成的一个词义的辐射范畴,其典型意义被认为是语义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是人们最先认知的,也是语言符号系统最早获得的义项,其他非典型意义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通过人类的认知手段(如隐喻、转喻、联想等)从范畴典型发展而来,并围绕典型意义向外辐射、扩展,构成意义相互联系的语义网络。多义现象可以说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多义词不仅仅是语言经济原则的结果,更是人类认知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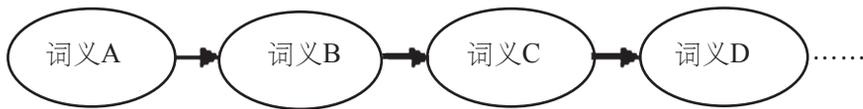
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在理解一个词或概念时,主要就是从典型开始的。一个词的所有义项构成这个词的一个语义范畴。在这个范畴中各个成员的典型性有所不同:有的是典型,处于这个语义范畴的中心,其他成员则视其与典型的相似程度而处于从典型到最不典型的某个位置上。也就是说,一个词的所有相关义项中,有一个是更为中心或核心的意义,是这个语义范畴的典型意义,而其他意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或辐射出来的,从而形成了词义的辐射范畴。范畴化的典型理论对于多义词各个义项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多义词词

义扩展的基本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1) 连锁型派生方式;2) 辐射型派生方式;
3) 连锁和辐射组合型派生方式。

我们来分析一组与“climb”一词有关的不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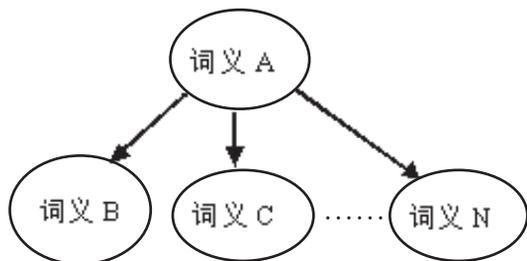
- (1) The boy climbed the tree.
- (2) The locomotive climbed the mountain.
- (3) The plane climbed to 30,000 feet.
- (4) a. The temperature climbed into 90s.
b. Prices are climbing day by day.
- (5) a. The boy climbed down the tree and over the wall.
b. We climbed along the cliff edge.

根据菲尔莫尔 (Fillmore, 1982) 的分析,在例(1)中,“climb”的意义比较接近该词的典型意义,指运用四肢从低处上升到高处,可以用属性[上升]和[攀爬]来表明这个过程的特点。在例(2)中,“上升”的意义虽然保留,但不是通过四肢的运动,而是车轮的滚动。在例(3)中,“climb”已经完全没有了“攀爬”的意义,只是表达了飞机快速上升之意。在例(4)中,“climb”有缓慢上升之意。但这里的“上升”与前几例不同的是,前三例中的“上升”都是指空间上的“上升”,而例(4)中的“上升”是指数量上的“上升”。在例(5)中,“上升”之意全无,只保留了“攀爬”的意思。从这些例句我们可以看出,“climb”一词构成了由多个不同意义组成的多义范畴。这些不同意义正是通过语义链 (meaning chain) 相互联系的。语义A由于某些共同的属性或相似性与语义B相联系,语义B又成为语义C进一步扩展的来源,同样语义C又与语义D和语义E等等相联系。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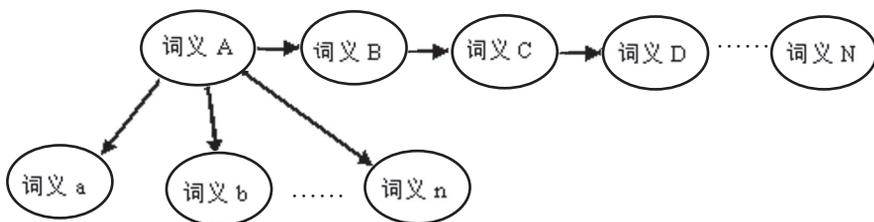
在这样一个范畴中,两个相邻成员之间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而不相邻成员之间意义的相关性却很低。原则上,语义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意义扩展的源泉 (Taylor, 2003: 111)。词义A为多义词词义范畴中的典型词义,非典型词义B从词义A派生而来,词义C由词义B派生而来,以此类推。越往后的非典型词义与典型词义的相关性越低。

除多义词词义的连锁型派生方式之外,多义词不同义项的派生方式还包括辐射型派生方式和组合型派生方式。多义词词义的辐射型派生方式可以表示为:



词义A为多义词词义范畴的典型词义,词义B至词义N都是以辐射的方式由词义A派生而来的。它们以典型意义为中心,其他派生意义像光芒一样从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它们在范畴中具有同等地位,与典型词义的距离基本相等。每个派生意义与典型词义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以“neck”为例,“neck”的典型意义是指“连接人或动物的头部和身体的部位,即颈,脖子”,由此派生出其他意义:(1)领口;(2)动物的颈肉;(3)乐器或瓶类的狭窄部分;(4)陆地、海峡或隧道的狭长部分。

连锁和辐射作为非典型词义的两种派生方式可任意结合。如下图所示:



词义B、词义C、词义D、……词义N是通过连锁的方式派生自典型意义;而词义a、词义b、……词义n是由典型意义辐射而来的派生词义。例如,“face”的典型意义为“脸,面孔”。在以辐射方式的派生过程中,通过转喻获得“人的外表,外观”和“表情”义项,通过隐喻获得“尊严”意义。在以连锁方式的派生过程中,由“人的外表”通过隐喻获得“任何东西的外表、表面”等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并不是任意的,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理据性。在多义词的词义范畴中,非典型成员不断通过连锁和辐射两种方式由典型意义派生而出,派生词义又可以成为进一步派生的源词义。派生意义是典型意义的词义延伸,这种词义的延伸要么呈连锁状,要么呈辐射状,要么就是通过连锁和辐射两种方式的结合。

一词多义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英语也不例外。因此,词汇教学的重点是帮

助学生理清多义词词义之间的语义联系,从而掌握多义词词义扩展的内部机制。

4 结语

词汇作为人类文化和知识的载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词汇进行分析、归类是一个范畴化的认知过程。尽管词汇范畴分类比较复杂,但是认知科学发现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层次范畴,即基本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的词汇大多是词形简单、音节较少(单音节词居多)的不可切分的词语,使用频率高,是儿童最先习得的词汇,而且是构词能力强的中性词。在词汇教学中,先从简单的、使用频率高的、便于记忆的、文体中性的基本层次词汇入手,逐渐帮助学生获得词汇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多义词教学是词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范畴化的典型理论揭示了多义词词义扩展的认知机制,为多义词教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但是,词汇教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除了词汇的语音、形式(即发音与拼写)、词义(如一词多义、词义的联想知识等)的教学外,还应该包括词汇的语法行为(如该词的词类,与之相关的屈折和派生词缀以及该词在句子中的句法形式)、词汇的搭配以及词汇的语体风格和语域限制等。

注释

* 本研究是教育部2009年规划基金项目“基于范畴化理论的英语词汇学习实证研究”(项目编号:09YJA740090)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Allen, V. 1983. *Techniques in Teaching Vocabul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R. 1958. 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4—21.
- Brown, R.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Cook, V. 2000.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ook, V. 2001.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J. 1982.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R. J. Jarvella &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 Chichester: John Wiley, 31—59.
- Harley, B. (ed.). 1995. *Lexical Issues in Language Lear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ed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ation, I. S. P. 1990.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cabulary*. MA: Newbury House.
- Nation, I. S. P. 2001.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 I. S. & R. Waring. 1997. Vocabulary, text coverage and word lists. In N. Schmitt & M. McCarthy (eds.),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19.
-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N. Y.: Lawrence Erlbaum, 27—48.
- Schmitt, P. & M. McCarthy (eds.). 1997. *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 and Pedag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R. 2003.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r, F. & H. J.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Ungerer, F. 2001. Basicness and conceptual hierarchi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corpus-based study. In M. Pütz, et al. (eds.), *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I : Language Pedagogy*.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苗力田, 1990, 《亚里士多德全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正光, 2006, 《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倪岚, 2000, 对英语专业二年级写作词汇的研究, 《国外外语教学》(2): 38—41。
- 汪榕培、卢晓娟, 1997, 《英语词汇学教程》,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